

中原时评

■个论

景区门票逢节必涨如何解决?

进入9月以来,国内多家景区纷纷上调门票价格。如9月1日起,广东丹霞山景区门票价格由原来平日160元、节假日180元统一调整为200元;9月3日,保定涞源十瀑峡景区调价方案获得通过,门票从35元上调至50元。此后9月16日,国家5A级景区之一的丽江玉龙雪山景区发布调价公告,宣布门票价格将从每人105元调整为130元,执行时间为2015年5月10日起。统计显示,国内5A级景区平均票价已迈入“百元时代”。(相关新闻见今日本报AA06版)

这厢是公众一致反对景区门票上涨,认为“大好河山”凭什么你圈起来就要收费而且贵得离谱。那厢正如报道所称,尽管2007年国家发改委曾下发通知规定“旅游景区门票价格调整频次不低于3年”,但景区门票似乎落入了“3年必涨”的怪圈。而且是涨价涨得“一肚苦水”“满腹委屈”——景区总会说,你们总不能让我们赔本经营吧。

景区门票一路上涨注定只能无解吗?显然不是。比如中国社科院旅游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刘思敏接受采访时称,应该建立起基于“成本+合理利润”的定价原则,

而且这个原则的执行,必须以财务信息的透明、可核查为基础。也就是说,景区是否赔本经营、是否应该涨价,还是得拿透明的账本说话。当然,延伸刘思敏的建议,景区门票涨价也应该有必要的听证等环节。因为事关公众利益,门票涨价不能“想涨就涨没商量”。

事情显然不是这般简单。众所周知,因为国内外景区管理理念的差异,如今不少地方在景区定位是“非盈利性”还是“盈利性”一事上,都说不清道不明。加之不少地方将景区视为“摇钱树”,不给财政拨款而是伸手要钱,被承包出去的景区只能依赖“门票经济”:一些景区的经营压力可能确实存在。更因为景区自身发展和景区周边综合经济的发展“各自为政”——景区涨价也就只会考虑自身利益,不会考虑区域内旅游产业、旅游经济的做大做强。

所以在刘思敏看来,地方政府不应向门票涨价抱以过多诉求,反而可以采取景区门票降价甚至免费手段,吸引更多人流、物流、资金流、信息流,进而向树立地区品牌、升级经济体系、发展关联产业等转化,比如杭州市采取的西湖免费举措经验就

可以借鉴。西湖自2003年开始实行免费,数据显示,景区每年因此直接减少门票收入2530万元,但公园免费带动了景区商业网点经营价值的提升。通过拍卖、出租或承包景区商业网点经营权等市场化手段,不仅抵补了损失的门票收入,而且使景区管理部门增收逾亿元,带动了杭州旅游产业新增经济效益上百亿元。

但现实而言,西湖免费模式几成孤例。在复杂的利益博弈之外,地方已在“闷声发财”的不积极,以及对公众利益的漠视,应也是主因。这一方面需要相关管理方更多尽到管理责任——既然国务院撤销“假日办”同时设立旅游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,被解读为“政策用意就是促进假日旅游转向带薪休假”——那么让更多的景区门票价格“平民”下去,也算是尊重公众休假权、激励公众休假的方式之一。另一方面,正如相关专家所言,应当改变我国境内景区的收费模式和生存模式,注重公益性明确名胜古迹景区的定位;同时景区应大力谋求转型升级,将“门票经济”转变成产业经济。如此多方努力,景区门票逢节必涨的势头理应有所改变。

□晚报评论员 李记

■街谈

蓝翔斗殴指向职教的规则失范

9月5日,蓝翔技校副校长王某某带领着上百名蓝翔技校职工、学生及社会人员从济南赶到商丘,与蓝翔校长荣兰祥的岳父孔令荣等人发生冲突。打架的起因源于荣兰祥夫妇的离婚官司。(相关新闻见今日本报AA13版)

师生齐上、跨省斗殴,如此骇人阵仗,只为捍卫校长私产。这错乱的一幕幕,实在叫人无言以对,却唯有网友嬉笑调侃不断……一场殴斗,打出了家丑外扬,打出了“豪情万丈”。打得狼狈不堪,又打得威名远扬,也确实蛮拼的。当然了,有人看热闹不嫌事儿大,就有人忧心忡忡、难掩愁容:所谓职业教育发展多年,时至今日竟仍不脱江湖草莽习气。这般的混乱不堪,又怎能让家长们的真正心安?

职教乱象,为人诟病久矣。在这其中,最核心的一点就是,“重职业技能灌输,轻公民素养培训”。此番的蓝翔斗殴事件,再次集中暴露了一些培训学校内部,聘用、管理、教学等方面的失范。副校长带领师生长途“奔袭”,为校长撑场的桥段,不仅说明师生关系畸变为哥们义气的可悲事实,也印证了管理层缺乏约束、为所欲为的灰色状态——充满随意性、个人色彩,以及煽动力的治校模式,让学校与职工、教师与学生之间,时常边界模糊、难以纯粹。

跨省群殴案,只是职校内部管理失当的衍生物罢了。长久以来,

职业教育的标准化进程一直进展缓慢,由此导致学校运转往往缺乏参照、各行其是。具体而言,在日常的职教过程中,无论是教师的认证、教材的选择,授课与考试方式,以及最终的毕业推荐,都缺乏一套普遍适用、推行有力的规则体系。在此语境下,职业教育便极易陷入失序的局面。最典型的体现,便是拳脚纠纷不断,暴力崇拜浓烈。

须知,众多民办职教学校的特殊性在于,其亦校亦企的属性,注定了监管层面的捉襟见肘。很多职校,既游离于教育系统的管束之外,也规避了工商系统的充分监督。加之严重缺乏自律,最终致使积重难返。一方面不具备教育者的道德自觉;另一方面也不符合“现代企业制”的基本定位,不少职业培训机构,在家族化、“作坊式”、裙带经营的路上越走越远。过往案例表明,职教领域人文精神的贫瘠,责任意识的淡漠,正以各种形式爆发。

跨省斗殴,再次证明了某些职教学校的混乱不堪。而将之置于整个职教行业内,也同样极具标识意义。教学过程的去价值化,师生关系充斥江湖义气,校园文化流行逞勇斗狠,凡此种种恰是该领域普遍存在的现象。所以,对这场拳脚纠纷的反思,最终当然要回到“如何推动职教的标准化和规范化”的议题上来。□阮玉

■个论

DNA鉴定羊肉串的“小事”不该由大学生提醒

最近,安徽大学学生薛纯,通过DNA检测的方式,对合肥66个摊点的肉串进行了肉类成分检测,结果出乎意料,在采集的66个样品中,只有19.7%是羊肉的,像猪肉占69%,其他的有鸡肉、鸭肉……实验数据一经当地媒体发布,立即引起了不少人的关注,薛纯说,自己只是做了该做的一件小事。(9月18日人民网)

大学生薛纯用DNA鉴定羊肉串发现:在合肥市的66个摊点中,羊肉串为真货的不足两成。如果鉴定真如薛纯同学所说的:“结论是100%准确的”,那么,这不仅证实了此前公众的诸多猜测,而且让“好这一口”的食客们心有余悸——以前过嘴穿肠的,原来多是垃圾食品啊。

于是一个问题凸显了:市场上火爆的烤羊肉串市场,真正的羊肉占比竟然不足两成,试问,负有监管责任的工商、税务、卫生、检疫等部门,缘何管不住也查不出一个烧烤摊长期干着“挂着羊头卖狗肉”的勾当?

或许,这是不需要答案的。多年来,对于公共领域

上的一些市场管理,诸多部门理论上都应管、实质上谁都不管,以至于造成监管权力闲置和缺位的现象早已成为常态。譬如,市场上公然出售的羊肉串,既然公众猜疑、媒体曝光有假,但至今未见哪个部门予以查证。既然无查证,何来监管?既然无监管,何来严厉打击?假冒羊肉现象何以不盛行?所以,最终最倒霉的,也只能是任受奸商欺诈和宰割的公众了。

在这则新闻中,笔者注意大学生薛纯说的两句话——一句是:目前基因检测技术已很成熟,检测结论100%准确;另一句是:DNA鉴定羊肉串真假,只是自己做了该做的一件小事。

听毕这两句话,不禁让人感喟万千、浮想联翩。感喟的是,一名普通的大学生对合肥市66个摊点的羊肉串进行采集和DNA鉴定,历时两月,为公众揭开了烧烤摊藏污纳垢、欺瞒食客的盖子,这不仅威慑更多的烧烤摊不敢再肆无忌惮干昧良心的事;而且也给监管部门提供了一条有效的监管思路与路径,可谓是善莫大焉!但小

薛却认为这是“小事”,而且“该做”。一位普通公民有如此坦荡的胸襟和社会担当,那些拿着公帑却无所作为的监管人员焉能不羞愧、汗颜?

让人浮想联翩的是,基因检测技术已很成熟,且检测结论100%准确。反观诸多监管部门,可谓是要人有人,要钱有钱,而且大中城市还不乏科研机构、人才和设备可予以合作的,长期以来,为什么就没有哪个监管部门去做或做好这项工作?若说想不到、做不到,其真实的原因恐怕在于:对百姓缺少一份感情,对分内工作缺少一种担当,对法律法规缺少一种敬畏。如此而已!

毫无疑问,DNA鉴定羊肉串这种“小事”,原本不该由在校大学生“首开先河”、第一个“吃螃蟹”,而是那些负有监管职能的公权部门。大学生薛纯用DNA鉴定羊肉串,上的是一堂科学普及课,更是一堂社会担当课。诸多的监管部门不仅须拜其为“师”,关键还要鞭挞自己,在为民服务中能对得起手中的那份薪酬。

□惠铭生

■街谈

“微信预约”能否让“挂号”变轻松?

去医院就诊,预约的途径越来越多样化和便民。9月17日,中山市人民医院负责人介绍,继去年9月启用门诊现场自助预约系统后,前日又启用了官方微信预约挂号平台,为市民又增加了一个便利的预约就诊途径。据介绍,用户只需关注“中山市人民医院”官方微信,就可以在官微首页下端的“自助服务”菜单里选择“就诊预约”。(9月18日《南方都市报》)

对于公众而言,只需点两下手机,便可免去排队之苦,挂号也能用微信预约,实在是挂号流程的极大优化。而对于技术改变生活,移动互联网技术在医疗服务中的应用,公众或许还有更多的期待。

诚然,让所有患者都亲自排队挂号,表面看来也的确是体现了绝对公平。而事实上,实现挂号公平,窗口排队并非唯一的途径,尤其是当挂号如此奇货可居,“号贩子”已然相当猖獗的背景下,排队挂号究竟是否公平其实都需要打上个问号。从这个角度来看,排队这一传统的“看病挂号”方式,确实不无改进的必要。

从这个角度来看,在医疗服务流程中引入最新技术,以方便公众,当然不失为服务意识提升的体现。不难设想的是,有了微信预约,不仅可以免去起早排队之苦,

极大地方便患者有的放矢的安排计划就诊,至于微信预约与手机的一一对应,更可以有效地防止“号贩子”从中作梗。无论如何,相比排队挂号,微信预约挂号无疑更加合理,也更显人性。

不过,仅仅是开通微信预约,恐怕还不能从根本上解决“挂号难”问题,因为微信预约说白了是另一种形式的“排队”罢了,尽管无需亲自去医院的挂号窗口熬夜排队,但既然医疗资源并没有增多,医生也还是那几个医生,如果微信第一时间预约心仪的名医,却总是显示“约满”,所谓的微信“挂号”新法,本质上其实还是换汤不换药,甚至因为预约式“排队”不再人人都能看见,一号难求而又缺乏监督的预约挂号,会否引入更多技术型的暗箱操作和抢号行为,也未必是杞人忧天。从这个角度来看,微信预约挂号要想真正意义上改变“挂号难”的局面,还必须辅之以医疗供给的增加,只有医疗资源不再相对稀缺,专家号不再奇货可居了,“挂号难”才算是找到了根治的办法。

基于上述视点,求解“挂号难”现象,仅引入微信预约新技术,其实还未真正切中问题的实质,只有多管齐下,多方求解,不回避问题的核心,才能标本兼治。

□武洁